



常宝成

兖州记事

城外这条河

“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

儿时就会背诵的唐诗，却一直不能真切的感觉其意。近年来时日闲暇，常独步乡野。初春时节，伫立远眺，草色嫩绿。经历了冬天的单调色彩，见之顿生感动。走进去寻找，却几乎无草可寻，嫩绿全无。果真：“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这种真切的诗意，不置身其中，难得其意境之妙。

初夏周末，子君骑自行车横跨新、旧城区，约我沿泗河堤一路北上，逃离喧嚣，寻一幽处——泗河龙湖湿地，去感受真切的诗意。

鲁西南广袤的平原，在自己胸膛上撕裂一条口子，接纳源于蒙山余脉的洪水、山泉，这就是泗河。黄河因其大而不辞细流，长江因其大而包纳百川。

我城外的这条河不大！

洙水河每天用金声玉振般的声音，流进至圣林，试图唤醒沉睡了 2400 余年的孔子。然后，带着极度失望汇入泗河。

大汶河底铺满了甲骨文的祖先、带有华夏文明最早象形文字的陶片。河水从中流过，注入泗河，把新石器文明流入今天。

因此，泗河古称洙泗、汶泗。

泗河，你真的不大，但你接纳的这两条河流，在我心里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文化震撼，我不知道赋予你怎样的敬仰。

从大地理的角度看，泗河自东向西，流至我脚下的龙湾店，调头南征。泗河竟成了中国大地上少有的逆流河、横穿河，这就是泗河的个性。

大唐王朝，每天都是诗人的狂欢节。盛世之年，李大秉一叶孤舟。自安陆而来，在泗河岸边落帆弃舟，寓居东鲁竟达二十余年。于是，我城外这条河，也加入了唐诗的狂欢。

随后，杜甫高考落榜，东都趋庭，向父亲诉说落榜的理由——估计也就是：出题太难、太偏之类。大唐就是大唐，杜子美哪会像现在的落榜生，寻死觅活。况且，还有李白在。他装着愁容满面的样子接受庭训，转过脸去，一步不落地跟着李白，嬉笑打闹，饮酒唱和。

闻一多是治唐诗大家，把李、杜在东鲁的相会，称之为“双曜相聚”。

李杜饮酒唱和的日子犹如良宵苦短。毕竟杜甫得继续高考，毕竟得走仕途。泗河岸边，沙丘成堆。李白置酒相送，杜甫依依惜别。太白毕竟七分豪肠：子美弟，一路走好，我会想你的。

“思君若汶水，浩荡寄南征。”其后俩人再无缘谋面。

有的学者认为，此别后，杜甫几乎一生都在思念李白，作了几十首思念李白的诗。而李白只字再未提及杜甫，杜诗圣是剃头的桃子—— 一头热。

得李太白一句：“思君若汶水，浩荡寄南征。”杜甫当足矣。

这首诗很多兖州人能背诵，个别有心人一定会质疑李白：玩得太假了吧？浩荡寄南征，寄到最南头也就到微山湖，你李太白给你最忠实的粉丝还玩文字游戏？不厚道吧。

南宋以前，咱城外的这条河牛得很，它可以直达长江。泗水在彭城（今徐州），与汴水合流，向西可通渭水，连瀼湖，直达西安。向东南穿越淮河，经宝应湖、高邮湖，在广陵（今扬州）汇入长江。苏北的泗洪、泗阳等地，因泗水流过而得名。

白乐天：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口，吴山点点愁。”虽然是诗歌，但是，清楚地说明泗河流向。

李太白迁居兖州、奉诏入京的交通工具都是船。你想想，一叶扁舟之上迎风而立，这才是咱心中的李白形象，乘车骑马可不太像李白。我一直在想，除了投亲靠友，泗河水路提供的交通便利，是李白迁居兖州，寓居二十多年的重要因素。

我无能力涉足文史，这只是一篇散文。你若不信，权且把这些当作，我讲好兖州故事的构想。

央视的诗词大会，把全民对诗词的热爱重新唤起。鄯波老师激情讲解朱熹名诗——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

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

鄯波老师童年在曲阜度过，为朱熹没来过泗河而遗憾，但作为理学大家、南宋圣人，朱熹在诗中流露：“接受了孔子的思想，就是万紫千红的春天。”

董仲舒“诗无达诂”之言果真应验。

我一直把这首诗当成单纯的写景诗，鄯波老师却能植入思想。可见，我也许会永远读不懂诗；可见，诗可以给一千个读者以一千种解读和意境。

这就是阅读的魅力，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是诗人本人，每一个读者又都可以是创作者。

朱熹没到过泗河是确定的，因为南宋时泗河流域被金兵占领，南宋在淮河以南。但

他到过泗水（非现在的泗水县）写下了这首诗。

南宋时，泗水有 17 年流入长江。我们纠结了这么多年，朱熹来没来过泗河？其实，朱熹诗第一句就告诉了我们，他没来过，胜日寻芳泗水滨。古诗词文献，一般将人工修整的河流称河。自然河流谓之水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就是如此严格区分。泗河过了微山湖就是自然河流了，谓之泗水，所以朱熹诗曰：“泗水滨”，没说“泗河岸”，再加上有金兵守准，朱熹来不了。我也会“诗无达诂”了吧！

在泗河的源头和尽头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朱熹打破时空的吟唱，使泗河诗意盎然。

陪我叔聊天时，聊至无语，我会从书架上找出出版本的《读史方域纪要》，读古泗水的流向概要。我常想，殷商从泗河岸西迁，孔子周游列国，秦始皇东祭泰山，李白、杜甫东鲁相会……极有可能不是套马拉车，而是扬帆在泗水中往来。

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泗河，我城外这条河，您竟隐藏着如此巨大的文化含量。

明朝初期，城外这条诗意之河，彻底转换了角色，充当了母亲之河。

朱檀三岁受封为鲁王，鲁王府邸设在兖州，城池南扩至泗河北岸。

从龙湾店顺泗河南望，向南十几里，在金口坝以南向西，至老城西侧又向南。这南流西拐，泗河恰似母亲的手臂，把兖州古城揽入怀中。坊间说：“金曲阜，银济宁，钢铁打的兖州城。”

居住古城 50 余年，我感到朱元璋给他三岁鲁王设计的城池，充满了襁褓理念。高大坚实的城墙攻而不破，像襁褓呵护着少年鲁王。

偌大的城池里，大多为闲置土地，可供耕种。类似于御河、韦园、莲池等坑塘布满全城，可供饮用灌溉。即使围城数年，城里照样春种秋收，吃喝无忧。

在这坚如钢铁的襁褓中，朱檀果真长不大，炼丹服药，以求长生，中毒而亡，生命定格在了 19 岁。

咱的南邻居亚孟子曰：“民贵君轻”。城外这条河，始终滋养着她怀中襁褓里的子民。无须赞美她甘甜的河水，肥美的鱼虾，浇灌的土地。就连夏季凶猛的洪水，她也会给城中人上演一场喜剧。

泗河行洪时节，即使溃堤，关上城门，坚固高大的城墙可御洪水于城外。所以，每年行洪时，城中人无需抗洪，奔向泗河大堤，看大河南流。

清朝末年，洪水冲来一尊木刻神像。有好事者将其捞上岸，见是一尊关公神像，便运往韦园坑边的关帝庙供奉。运输途中神像里掉出一个木牌，上书七字：“不供城里不供乡”。这几位好事者顿时感到摊上事了。关帝庙在城里，不能送去供奉了，乡下的关帝庙也不能供奉。供奉在哪里？这是个问题。聪明人指点迷津，不是城里不是乡的地方，只有瓮城里。可瓮城里没有关帝庙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建庙。

那时候，建庙没有政府主导，更无财政拨款，唯一的融资平台就是挨家敛钱。

他们不辞劳苦走家串户，终于筹齐了建一小庙的银两，在南城门瓮城里建了个小庙，供奉泗河洪水送来的、难伺候的关帝神像。于是，兖州城又多了一处奇观——瓮城里的关帝庙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拆除城墙，关帝庙也被拆除，木刻神像沦为杜下之柴。

子君根据张若虚曾任兖州兵曹的史实，将孤篇横绝全唐的《春江花月夜》植入泗河，文章唯美至极。但作家想象很丰满，泗河现实很骨感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飞速发展中，泗河上游建了一个造纸厂，排污于泗河。泗河变成了一河污水，再也没有了黄沙绿浪，百鸟欢唱。城外的这条河，我多年不涉足半步，我拒绝曾经美好的幻灭。

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渴望绿水青山。国家投资数以几十亿计，治理被污染的泗河，建设美丽景观。

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，波浪式发展。能否螺旋缓点？波浪小点？多些审慎！稳些脚步。

好在，我们看到建设中的泗河景观带呼之欲出，一如“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相信不远的将来，泗河将送给我们美妙的诗意体验。

西门里

己亥仲春，《北京书画报》社司马社长回兰陵省亲，归京途中特绕行兖州，拜会济宁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大中先生。大中邀我作陪，席间竟偶遇画家耿昭春先生，我俩是兖州老城区西门里邻居。十几年未曾谋面，自然是相见甚欢，兴之所至，竟忽略了孔孟之乡的待客之道，冷落了客人，旁者无

人地聊起西门里的人文逸事。谁知在座的司马社长、大中、瑞祥竟也大感兴趣，参与其中。说起自己的故乡旧地，聊至兴处，无须将进酒，举杯各尽觞。硬生生把欢迎宴会聊成了乡愁专场，席终各自醺醺然，司马社长竟忘了向大中索字便告别。

这次与昭春先生的偶遇，竟萌生了将我的世居故地，兖州西门里付诸文字的冲动——

中国的城池均以南城门为正门，因南为阳。兖州城有点特别，自明初朱檀分封兖州，城池南扩，南城墙便扩至泗河岸边。东城门之外几里许也是泗河，河东为曲阜辖地。城南、城东皆无纵深地带。北城门属阴，常年闭门。西门之外的西、北、南三面村庄众多，纵深三十余公里。再者，明朝至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兖州的行政治所均在西门里的原部队大院（今实验小学）内，城西门便成了兖州城实际上的正门。

城内主要干道连接东、西城门，俗称老大街。1925 年 3 月，孙中山在北京辞世，灵柩经津浦铁路送往南京安葬。途经兖州，全城市民迎灵柩哀悼，故老大街命名为中山路，以示纪念。以中御桥为界，东为中山东路，西为中山西路。

西门里的中山路南北两侧商贾云集，店铺鳞次栉比。但到了我记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就只剩下几家茶馆了——不是老舍《茶馆》描绘的那种，是把门板用城砖支撑起来，进城的社员们花 2 分钱买一碗粗茶、坐在门板上、吃点煎饼充饥的简陋所在。

儿时我能听到最美的节奏，是茶馆里拉风箱的声音。我坐在梁家茶馆里，听梁奶奶拉着风箱，合着呱咯、呱咯的节奏，唱着和自家生意有关的歌谣：

一溜酒庄六股路，都是俺的老主顾。新驿小孟颜村店，都到俺家来吃饭。大小马青和娄庄，都到俺家喝咸汤。俺家生意旺又旺，挣钱给儿娶花轿。后来观央视歌手大奖赛，才为梁奶奶的歌声找到归宿，原生态是也。

我同院的汤姥姥为鲁王府汤郡马府千金。她也和着风箱的节奏唱：“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共同的革命……下句是什么？”我虽然刚上小学，也能诵读了，用普通话说说：“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……”汤姥姥听不懂普通话：“你别学广播里的腔，用土话说。”

教了几遍汤姥姥还是记不住，我有点不耐烦了，汤姥姥也着急：“高连长说了，晚上都得去学习屋里背语录，她检查。”

高连长也是一位 70 多的老奶奶，有一段时间，西门里实行了军事编制，高奶奶作为街道主任，被任命为连长。这位慈祥的奶奶，每天踱着小腿，奔波在西门里的大街小巷。大到行政事务，小到家长里短，都归她管。

在她的追悼会上仍被我们尊称为高连长，这份真诚的尊重中，有点黑色幽默。

冬天洁白的雪把西门里装点的银装素裹，寒冷的冬夜，昏暗的灯光里。我坐在周爷爷理发店里的小炉子旁，听周爷爷讲故事——北伐军第七旅攻打兖州城时，有人趁机抢了上海人的福泰恒洋钱庄，银元倒满了西火巷的四口井；张勋的队伍驻在兖州，都留着辮子；孙师长在火车站建的花园可好了……

美妙的围炉夜话，我人生的第一堂文学课。

我叔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。我家对面是孔家面条铺，收了很多书籍，做包装面条用纸。我叔每天在面条铺看书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养成了读书藏书的好习惯。如今他富藏典籍，曾被兖州市政府授予“藏书家”的荣誉称号，兖州的很多文史资料来源于他的书架。中年之后醉心于文史，和书画篆刻名家、李杜研究学者徐叶翎先生、文史学家樊英民先生结为至交，和济宁的方伯廉、曲阜的周翰庭等名家结为忘年之交，学问大涨。现已年逾七十，每日在他自己命名为“大椿堂”的小院里，看满目葱茏，读古今典籍。肚子里装着半部中国文学史，一部兖州史。偶作辞赋春联却秘不示人，自得其乐。

孔家面条铺，我叔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。我受叔叔影响，有读书癖好。本想和我叔一样做一辈子读者，把读书当成自家的私事。子君弟激励有方，我亦未修炼到心如水之境界，于是，动了写点东西的念头。至此应该收笔了，但我却犯了初学写作的通病，不解板桥“删繁就简三秋树”之妙，唯恐别人不知道我读了点书。也罢，我是新手，我怕谁！

西门里不仅商贾云集，还群贤毕至，翰墨飘香。

清末翰林王景禧的故宅——“邁园”，坐落在西御桥东侧（现文昌阁小区内）。王景禧历任清末八旗教习，济南北池书院院长，山东农科学校首任校长，搁现在就是山东农业大学校长，官至国务院秘书长。与康有为过从甚密，他下野后，康有为亲自来自兖州探

望，其故宅“邁园”系康有为亲题，是名满民国的诗人、书法家、金石学家。他支持维新变法，所作以光绪、珍妃为题材的诗歌《宫井词》，风靡全国，一时洛阳纸贵，被誉为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之二。

多年来，我自以为晚唐以后再无好诗，前几日借我叔《邁园诗存》，读后才知自己寡闻了，王翰林诗作不输唐宋。

我不懂书法，王景禧的书法我不敢妄评，但可以肯定地说，王翰林书法之书卷气是当代书家鲜有的。

套用金庸先生名言：“有饶宗颐在，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。”有王景禧居住过，兖州西门里便翰墨飘香。

府门大街，正对现实验小学南门。从中山西路至府河，不足百米，被称为大街，大在何处？家父八十五岁那年，出镜兖州电视台节目，解释为：“因正对兖州府邸大门，故为府门大街。”

正对着府门大街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胡同，名为府胡同。

府胡同北口东侧有一株百年古槐，至今枝繁叶茂。古槐对面，就是一代大写意花鸟画名家，被齐白石誉为“头头皆能事”的傅星伯先生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画店旧址。

星伯老初进城学画，随我姑爷爷，长安街曹七爷学庙堂绘事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姑奶奶患精神疾病已不识家人，星伯老常去探视。我姑奶奶最后唯一能认识的人唯有星伯老，每次他进门，我姑奶奶都会叫着星伯老的小名：“双成，你屋里坐。”

星伯老的画店与山东第四乡村师范仅一墙之隔（原兴达酒店院内）。那时，大画家张子莲正在该校教美术。可以想见，在府胡同口的那间小门板屋里，星伯老结识了张子莲。从此，星伯老接受了专业的美术教育。他极高的艺术天赋如干柴，被张子莲的艺术火花点燃。

张子莲一生两位弟子，崔子范大写意花鸟名冠九州，以亿元计；星伯老终生蛰居古城兖州，艺术水准极高的书画作品仅有小城人独享，令人叹息！

有评论家把星伯老和黄秋园、张朋并列为中国在野派三大画家。

春节后，收藏家孙恩先生把重金收藏的星伯老画作，在惠风堂定期展出，以作宣传推介，虽力显单薄，但毕竟在做。

我的父辈与星伯老多有交集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，我大伯父和他组成了兖州油漆社，他俩带着众徒弟完成了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彩绘修缮。我二伯父任建安公司司务长，把星伯老的妻子招进食堂帮工，以补贴家用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叔经营企业，有机会就购星伯老画作，作为礼品赠送客户。

我为我的父辈们能帮助一位艺术家而自豪，把这些视为家族文脉的滋养。

星伯老半生困顿，也许选择了艺术就是选择了苦难，换个角度看，苦难会将艺术锻造得炉火纯青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，星伯老境遇得以改善，可他的生命也即将走向尽头。谈及星伯老晚年，徐叶翎先生总是痛切中带着惋惜：“他太执拗，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不及时去医院看，结果丧了命。”其实，对于刚解决温饱的人，去医院看病是很奢侈的。

府胡同最南端东侧，是书法家何保坤先生故宅。老人一生耕于砚田，无论人生境遇怎样坎坷，从未放弃。八十高龄以后又重拾丹青，用作品诠释了书画同源，书到高处画自成。

他一生没卖过一张字画，在书画的滋养下，享尽九十五高寿，善书者寿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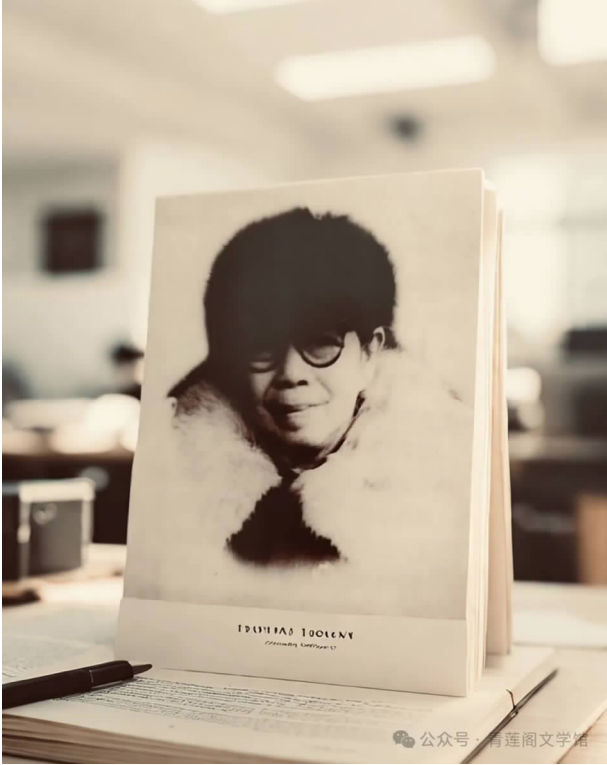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王若梅先生。陈丹青曾有一个概念——“民国范”。我忽然就和王若梅先生对上上了，那种骨子里的优雅高贵，别人学不来的。

她搬出一中后，和我姑住一院。那时我尚年幼，记得她说很好听的普通话，有讨饭的上门，总会给一毛钱的资助，当时是不小的数目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她是齐白石的弟子，是誉满京城的女画家。家中珍藏的数十幅齐白石画作，齐白石和她合作的画作，动荡年代被付之一炬。

逝者已逝，他们留下的书画艺术作品，闪烁着对书画艺术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和追求。唯有信仰的力量，才能战胜一切苦难！坚守如一！他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脊梁！

近几年，我童话般的西门里，再也不是童话的城堡。上百年的老屋摇摇欲坠，各项公共设施停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。政府启动了棚户区改造工程，搬家时，我年近九十岁的老父亲，心有留恋，行动决绝：“带着我的书，我的文房，其它都不要了，三年后，给我装修个高档书房。”

我情牵梦绕的西门里，你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多少个静谧皎洁的月夜，你会走进我的梦乡。



公众号：兖州连阁文学社

“最善良，对人最好，性格最好。”徐老师三个最字的评价，王若梅女士人品，可见一斑。“一百年来，兖州最有学问，最有文才的女子，非王若梅莫属。”徐叶翎老师这样说到。

王若梅于 1973 年离世，迄今已 46 年了，识者闻者未有几人了。张爱玲曾说：世人的遗忘，是又一次死去。诚然。

王若梅，1909 年生，原名广楣，祖籍山东观城，晚清时迁徙兖州，祖父王衍恒，曾任兖州教谕。父亲王泽同，曾留学日本，后被聘为山东大学及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。王若梅幼年即表现出聪颖才智，她的父亲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，经史子集、古典名著、诗词文章、绘画书法都受到严格的教育。少年时代书名就誉满泉城。

1928 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，本是一流学校，由林风眠、徐悲鸿创办，师从齐白石，加之少时童子功，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王若梅的艺术才华和学识素养，使得齐白石老师很器重她，青眼有加，悉心教导。师生合作画幅数张，有蝉、虾等，可爱的小生命，无限的艺术灵动之美。白石老人曾寄语于她：“一要苦练，再要博学，要有所精长，更要注重全面发展。”白石老人艺术主张：“过似则媚俗，不似则欺世，贵在似与不似之间。”一言道破写意绘画的艺术特征与美学规律。王若梅深领其奥秘，她的画作豪无板滞之气，颇有飘逸之风。

王若梅自小体弱多病，她父亲尝对她言：“若能活过五十岁，必为你庆百岁。”父爱拳拳，溢于言表。王若梅享年六十四岁，其时父亲早已离世。

斯人自带光芒，徐叶翎老师谈及初识王若梅，是一九六零年代的某天，一位文化局长对他说：兖州一中新来了位老师，画画的，齐白石弟子，曾与齐白石合作绘画，收藏多幅白石老人画作。一起去拜访吧。”有缘得见，清瘦的身体，高贵的灵魂。见面有两三回后，王若梅便向别人介绍徐叶翎：“我的老朋友徐叶翎。”待人很友好真诚，心地善良。

她居住的小院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当时兖州最有文艺气息的人常聚于此，谈艺术，谈文学，谈审美。人们不自觉得被她吸引。虽然那时是一个荒芜的时代，目之所及，满是萧瑟，美的废墟，才华的废墟。生活充满了令人失望的底色，但那座小院可能是一些人生命中的亮色吧。那个落寞时代，给人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。

“就是你们说的西门里，老大街路北那个塑料厂旁边的房子。”徐老师这样说，我上学时，每天路过那个塑料厂，有可怕的黑烟（那时还没有环保的概念），老房子，瓦楞草，爬山虎。一名同学的母亲就在这里上班，相比较来说，这名同学的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好的。夏天，她总是拿一个大大的西红柿，让人垂涎三尺。以此为坐标，时光回溯，一九七零年代，王若梅生前最后的时光在此度过。坐标后移，去年 2018 年,那长满瓦楞草的老房子已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不见了，一个时代的最后留存也悄然落幕了。

徐叶翎老师的爱人王姨则和王若梅的女儿是同学，她的回忆中，则是南方女孩儿来北方后在同学眼里的种种特异表现，与众不同，光着脚板，自由自在成长。

惜乎，扼腕的是王若梅来兖州后未尝作一幅画，这又是一个谜，彼时，她艺术造诣已臻成熟，这可能与时代有关，与环境有关，与个人心境有关。王若梅生于书香门第，家庭条件优越，去北京上大学，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。婚姻生活却不尽人意，有现实的种种不堪。她的丈夫亦出身广东大家族。新婚后随丈夫回家，满屋的人都一一介绍认识了，唯有略过一名女子，过几天才知她是丈夫的原配夫人，这对王若梅打击很大。咏絮之才，精神独立的新女性，焉能任命运摆布，她毅然走出家庭，辗转各地，教书为生，竹布长衫，遗世独立。一如茅盾先生作品《虹》中光彩夺目的女主人公。

徐叶翎老师谈起早年他曾应兖州政协文史委之邀，回忆兖州文化名人王若梅，写过一篇文章，深深钦佩王若梅之学养，人品，慨叹这样的人现于人间，游龙惊凤，惊鸿一瞥，这样的人不会再有。

惜哉，命运多舛，至兖州时，已渐入老境，潜龙深渊。只是，那么大的学问，不为人知又如何，为人知又如何呢，美丽的鸟儿飞过天空，留下它的影子，已是幸事。也如她的名字，若梅，王冕有诗：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

兖州女画家王若梅

张阿芳